

。敵當局即乘機散佈謠言，抬高軍用票價格，規定法幣一元八角換軍用票一元，其所吸收之法幣即設法套換外匯。敵人破壞我法幣方法，雖無孔不入，但除漢奸及少數奸商外，人民對法幣之信仰，根深蒂固，敵人奸計終難得售。

(4) 印造假法幣——敵寇因其各種破壞法幣方法，不能得到效果，遂不惜以卑鄙之印造假幣手段，以圖破壞法幣信用。去年五月間敵在上海以假法幣三千萬元，自匯山碼頭運至外灘正金銀行保存。其推銷假幣方法為：(1) 利用浪人在商場購物，(2) 在租界發售假法幣，每百元假鈔售價五十元，(3) 利用浪人在曹家渡等處混用，(4) 用以發放偽軍工餉及收買糧秣等，在汕頭方面敵寇亦偽印假法幣三十五萬，以之購買糧食。但因我民衆辨別假票能力，已有增進，敵人企圖，仍告失敗。

(5) 套取法幣外匯——敵寇實行金融侵略之目的，一方面固

欲通假我之法幣制度，另一方面尚欲以無準備之偽鈔，換我法幣以購買外匯。敵寇用種種無恥方法，一面貶低法幣價值，而同時又賤地裏以高價換取法幣。但經我政府貶低法幣價值後，不只敵寇詭計又告失敗，而偽券日鈔等價格亦隨同低落，敵寇套取法幣之陰謀，其結果亦復如是而已。

### (六) 敵寇貨幣侵略之弱點

以上四節，已將敵寇貨幣侵略之方法，作一簡單之敘述。茲再於本節將其弱點，一一分述：

(1) 資金不足——欲圖銀行信用穩固，必須有充足之資金。欲圖紙幣流通順利，更須社會上有同等之物產。社會上之物產多，則需要貨幣多，反之如物產少，而發行大量之紙幣，勢必走入膨脹之一途。故寇成立銀行發行紙幣之目的，原係因其先天不足



，而欲奪取我之貨幣，攫奪我之資產，以遂其以偽變國之陰謀。何能有大量之資金及物產以爲其銀行及鈔票之準備，縱以槍桿壓迫我人民接受，其何可能？

(2) 組織分散——敵寇原擬分化中國，以圖各個擊破，決不願偽組織有合流趨勢。觀其所成立之銀行，如偽滿中央銀行，偽蒙疆銀行，偽聯合準備銀行，偽華興銀行，偽中央儲備銀行等，皆具有中央銀行性質。汪逆精衛雖一再欲使其偽中央儲備銀行成爲銀行中之銀行，終不能得到敵寇之允許。僅應允將偽華興商業銀行之發行權由偽中央儲備銀行代替而已。偽中行成立時，敵寇相河田即發表談話，謂偽一國政府保留聯合準備銀行所發之貨幣在華北及冀察流通，爲確實及最適宜之計劃，日軍用票之流通及價值，將不因中央儲備銀行發行貨幣而受影響。一（廿九年十二月廿一日南華日報）觀此談話，即可知其不願偽銀行合作之用

意。其內部組織已紛紛奔離，互相猜忌，何能與我根深蒂固之法幣抗衡？

(3) 地區狹小——凡一種紙幣流通範圍愈廣，愈受人歡迎。如我法幣，無分東南西北，只要在中國範圍以內皆能流通，人自樂於使用。反觀偽鈔，僅能勉強流通於敵寇佔領之城市內，離城數十里或十數里即係我游擊隊佔領區域，偽鈔即無法流通。且敵寇佔領區內秩序不佳，人民始終信任我軍不久即可收復失地。使用偽鈔，不只有負國家民族，對自身財產，亦不免損失。

(4) 不能作爲國際通貨——敵偽各銀行雖由敵寇規定其外匯比價，但却無一行有外匯準備者，偽聯合準備銀行雖規定爲五千萬元之資本，但各股東銀行多未出資。所謂聯合準備者，僅一騙局而已。資本尙無着落，何無有外匯準備。偽華興銀行成立之初，知其不是爲國際通貨，即陸續與我法幣等價行使，以圖恢復我



法幣之信用。但經我既低匯價後，敵寇又宣佈華幣與法幣而獨立，規定外匯儲蓄爲六便士。但試問僑華與法有何外匯準備？亦不過空言欺人耳。最近僑中央儲備銀行成立，亦採僑華與法法幣，與我法幣通幣。但在遠近宣佈因我「舊法幣」價值低落，故須發行「新法幣」。但其「新法幣」又規定與「舊法幣」等價行使。此種自欺欺人之舉，何能瞞過世界人之耳目。

(5) 友邦政府商行不與合作——抗戰以來，我國得道多助。各友邦不僅對我爲道義上之支持，對金融上亦給以不少之補助，僑聯銀券成立之初，各國銀行即拒絕與之往來。經其一再壓迫，始允設立特別賬戶。但對我却幫助實多，如匯豐，麥加利之參加我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上海租界之拒絕僑幣流入。最近英美各國，更貸我鉅款以維持我法幣，汪逆精衛雖鼓其如簧之舌，說我法幣依賴英美，不能成爲獨立幣制，故須另貨新幣。此不過表示

其色類內存而已。

### (七) 結論

敵寇之貨幣侵略，自身既有其不可消除之弱點，失敗自在其中。然查其失敗之前，敵寇尚擬作其最大之侵襲，並擬漸漸彌補其弱點。吾人欲加速其崩潰，自不能以等閒視之。除由我政府採取種種對策外。我淪陷區同胞，更當協助政府抵抗其侵略，抵抗之方法亦極爲簡單而易收效，茲列其數項如下：

(1) 拒用偽鈔——偽鈔原係不能兌現，毫無準備之廢紙。雖敵寇公佈種種法律，以圖強迫人民使用，但只要人人不用其偽鈔，其法律仍無法施行。查古今中外，尚未見有能以武力摧毀一國歷史悠久之貨幣，而能以無信用無準備之貨幣代替者也。故敵寇現又採用懷柔政策，以廉價物品引誘我人民使用偽鈔。此種方法



比較毒辣，但只對我淪陷區人民本着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之宗旨，不貪圖小利，以給害民族國家，則敵寇詭計仍無法得售。

(2) 不與敵偽銀行往來——敵偽銀行雖皆宣傳有幾千萬之資本，然實際不過僅僅一空門面。即此空門面，尚係藉我舊有銀行或商店者也。其偽銀行成立之目的，即在吸收我人民之存款，以推行其貨幣，如我不與之往來，自可加速其失敗。

(3) 擁護法幣——法幣在此長期抗戰期間，實如一身經百戰之勇士。雖我偽貨幣一再進攻，仍能屹然不動，信用之穩固，即政府要人，亦所承認。其貶低幣值之原因，不過是抵抗侵略之一種方案。凡吾同胞，皆應愛護之如我之抗戰勇士故。吾人第一須不令偽鈔兌換我法幣，第二不以法幣作投機取巧之事業，第三將法幣儲藏於我政府銀行，第四信任我法幣為我國唯一貨幣。現在敵寇經濟日益枯竭，國際局勢完全對我有利，英國美國

不只借我鉅款，（美國借款一萬萬美元，英國借款五百萬鎊），以加強我法幣力量，並大量購買我物產，以增加我外匯基金。民國三十年是勝利年。敵偽鈔票，原係一張廢紙，等我勝利到來之後，在敵偽銀行存款者，或持有敵偽紙幣者，定必受莫大之損失。凡我在淪陷區之同胞，亟應早加注意，以免受敵偽之騙局也。



敵偽對我國淪陷區經濟的劫奪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編印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敵偽對我淪陷區經濟的劫奪目錄

- 一、敵偽經濟劫奪的目的和手段
- 二、寇軍的強盜行爲
- 三、敵偽的苛捐雜稅
- 四、敵偽的巧取豪奪
- 五、我們同胞應有的認識和努力



產品，不能自由販賣，農產必須賤價出售，而一切生活必需品，却要用高價買回來，這種細大不捐的層層剝削，用不了多少年，就使得一般農民完全喪失田產，而陷入農奴的境遇了！」

日寇在九年前假借莫須有的中村失蹤事件，佔領了我東北四省；三年前又因為覬覦我北滿諸省的豐富資源，要索不遂，發動了對我侵略的戰爭，終于使他自己陷入泥淖，走到今天進退為難，趨於沒落悲慘的境地。可是在另一方面，日本的軍閥非但沒有絲毫覺悟，或放棄牠經濟侵略的企圖；而且隨着牠侵戰日益增加的要求，敵人在我侵佔區域更加緊了對我經濟的榨取和掠奪，看了敵僑近來在侵佔區的種種設施，我們只感到敵人的手段更毒辣，居心更險惡。

在戰爭發生的最初一個時期裏，敵人每到一地，除了燒殺姦淫之外，表現得同樣普遍的，是帶軍官兵大規模的搶劫，這種搶

「除掉暴露了「皇軍」土匪的行爲，實在還帶着政治的性質，我們看到敵閥并不禁止士兵搶劫，有時反予以鼓勵和領導，在檢查士兵行裝時，如認為是不正當的贓品，也僅予以沒收，而不加處罰，這說明了日本士兵可以隨意拿中國人的物品和金錢，却不應該私有；掠奪所得雖然有一部份飽了私囊，在原則上却都應該歸諸軍部或政府，來充作侵華戰費。

以後，因為我們上下一致堅強的抗戰，敵寇在既不能「速戰速決」又不克「速和速結」的窘境之下，一方面製造汪精衛的傀儡組織，作為征服我們的替身，一方面又作「以戰養戰」的幻想，喊出了「利用現地物資，建設百年戰爭」的口號，為了實現這種幻想，敵寇採取了多方面的手段：在軍事方面，是「肅整（掃蕩）重於進攻」；在政治方面，是「懷柔重於殘暴」；在文化方面，是「奴化重於愚民」；主要的是在經濟方面，高唱「建設重



產品，不能自由販賣，農產必須賤價出售，而一切生活必需品，却要用高價買回來，這種細大不捐的層層剝削，用不了多少年，就使得一般農民完全喪失田產，而陷入農奴的境地了！」

日寇在九年前假借莫須有的中村失蹤事件，佔領了我東北四省；三年前又因為覬覦我北滿諸省的豐富資源，要索不遂，發動了對我侵略的戰爭，終於使牠自己陷入泥腳，走到今天進退為難，趨於沒落悲慘的境地。可是在另一方面，日本的軍閥非但沒有絲毫覺悟，或放棄牠經濟侵略的企圖；而且隨着牠侵戰日益增加的要求，敵人在我侵佔區域裏更加緊了對我經濟的榨取和掠奪，看了敵僑近來在侵佔區的種種設施，我們只感到敵人的手段更毒辣，居心更險惡。

在戰爭發生的最初一個時期裏，敵人每到一地，除了燒殺姦淫之外，表現得同樣普遍的，是聯軍官兵大規模的搶劫，這種搶

，除掉暴露了「皇軍」土匪的行爲，實在還帶着政治的性質，我們看到敵閥并不禁止士兵搶劫，有時反予以鼓勵和領導，在檢查士兵行裝時，如認為是不正當的贓品，也僅予以沒收，而不加處罰，這說明了日本士兵可以隨意拿中國人的物品和金錢，却不應該私有；掠奪所得雖然有一部份飽了私囊，在原則上却都應該歸諸軍部或政府，來充作侵華戰費。

以後，因為我們上下一致堅強的抗戰，敵寇在既不能「速戰速決」又不克「速和速結」的窘境之下，一方面製造汪精衛的傀儡組織，作為征服我們的替身，一方面又作「以戰養戰」的幻想，喊出了「利用現地物資，建設百年戰爭」的口號，爲了實現這種幻想，敵寇採取了多方面的手段：在軍事方面，是「肅整（掃蕩）重於進攻」；在政治方面，是「懷柔重於殘暴」；在文化方面，是「奴化重於愚民」；主要的是在經濟方面，高唱「建設重



於破壞」，「開發或於封鎖」，總起來說，就是全國用種種手段，造成比較安定的後方，以便從容擄取我淪陷區域的物資，來支持牠侵略的戰爭。

日寇對我淪陷區經濟的掠奪，大體上講，在戰爭初期，是個重於無秩序的搶劫，後來則通過偽組織的統治，作有系統的擄取；目前則注重所謂「經濟建設」，或「經濟開發」，而牠實施經濟擄取的方式，一般的來說，則有三種：（一）打倒法幣，（二）資源掠奪，（三）市場獨佔。關於敵人的所謂「經濟建設」或「經濟開發」這方面，因為範圍很大，我將在另一本冊子裏來討論牠失敗的情形；在這裏我祇把敵人實施經濟掠奪的兩個階段的事實，報告出來，使生活在敵後的同胞們，得一個清楚的認識。

### 寇軍的強行擄奪

關於寇軍有組織搶劫的情形，第一是表現出在由軍官領導士兵搶劫上面，這在陷落後的南京武漢等地都發現過，在寇軍裏面，有一種「劫掠隊」的組織，專門負責搶劫，正好像寇軍的先遣部隊裏，有一種「燒殺隊」的組織，專門在初到一地後管着殺人放火一樣，因為在一個外國人田伯烈氏所著的「外人目觀之日軍暴行記」中，就提到過這個名詞。

另外專管着搶劫鄉村的，還有一種日本浪人的組織，他們是寇軍的寄生蟲，憑藉寇軍的勢力，常到許多鄉村裏，儘量發露獸性，將中國人逃難時遺留不來的各種值錢的東西，搜括一空。

實行搶劫中國人財物的，不僅是日本的官兵和浪人，還有日本僑民，據二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上海大美晚報載稱：「據說日軍當局會正式命令日本僑民協會，准許僑民掠奪中國人的財產，以補償個人所受的損失。」這樣，日本僑民協會又成爲領導



日僑搶劫的一個機關了。

從寇軍用卡車和輪船裝運搶劫來的物品，我們可以知道搶劫的規模之大，也可以知道這種搶劫是由軍官的領導，因為士兵絕不帶支配卡車和輪船的，在上海，「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間，上海虹口楊樹浦一帶，就有穿了制服的日本兵，和被強迫的中國工人，大規模搬運中國人的財產，尤其是鋼鐵和機械，由日本的軍用卡車，運到黃浦江邊的軍用碼頭」，（見「外人目擊之日軍暴行記」第一六四至一六五頁）在蘇州，「……我們看見許多贓物，是以軍用卡車裝運的，有一輛軍用卡車，滿載中國紅木傢具，停在日軍司令部門口」，（同書第九七頁）在南京，「大多數的店舖，先由日本兵爭前恐後地打開大門，略事偷竊，於是在長官的監視指導之下，有計劃地用卡車搬運一切，再付之一炬」，（同書第五九頁）其他在武漢廣州等地，同樣的例子實在舉不勝舉，

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午夜，法國郵船曾在颶風海面且擊敵運輸艦三十八艘，所擊的都是敵傷病官兵和在我中部各省搶劫來的各種貴重物品（二十八年中央社香港十月九日電），武漢陷落後，有一個期間江航斷絕，上運的盡是敵寇的軍用品，下運的都是搶得的物品，運到上海，再轉運歸國。

最後，我再引一段外人關於敵寇搬運贓品的紀錄：「路上遇到許多隊開回上海的日軍，那些日本軍隊都滿載而歸，看上去非常有趣，戰馬拖着黃包車，車上裝滿了箱籠皮包，日本兵却騎着驢子，黃牛，甚至水牛，活的豬縛在欄架上，劫掠隊一路所搜獲的大雞小雞，也隨軍帶來」（同書第九二頁），這不像梁山泊草寇大破大名府以後，滿載而歸的情形一樣嗎？

敵寇搶劫的物品，種類繁多，幾乎是無物不有。就鋼鐵而論，據二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上海大美晚報載稱：「日本在武裝佔



領區境內，先從蘇州河北岸等處批發的中國鐵箱子，擄取鐵板鋼片，第二步，他們的活動拓展到已燬未燬的各工廠，搶掠所有物件；第三步，他們光顧已燬或未燬的私人住宅，擄取各種鐵器，大小無遺，甚至統鈔門鎖，也不能倖免。據說大小一千多家的工廠，有機件鐵器，統運洗劫，其中最頂要的，是南洋烟草公司的「獨樹浦路總廠」。

我國江南造船廠的機件鐵料，約共五千九百餘噸，也被敵寇在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用民船百餘隻運至匯山碼頭，裝運鐵艦適東寶丸，開赴神戶，供製造軍械之用。截至二十八年年初止，據調查日本從上海一地掠去的鋼鐵，不下十萬噸，假如現在添統計，這個數目當然又要加幾十倍了。

日軍進廣州以後，把商店的鐵門鐵窗，水道的鐵蓋，電車路軌，銅床，鐵器……凡是金屬的東西，都搜劫一空，搜劫的總數

，截至二十八年七月止，已達三十萬噸。

此外在現金方面，除了寇軍隨時隨地的搶劫，無法總計外，敵寇攻陷綏包，就曾將我中交兩行庫存法幣準備金現銀二百萬，及商號存款三百八十餘萬元，悉數運走；從察落敵國所得的文件裏，我們找到一個寇軍的「戰地歸還兵攜帶不正當物件一覽表」，這裏面列舉着從昭和十二年（即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昭和十三年（即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所搜得的贓物，其中寶石二千零八十二件，貴重品三千三百五十九件；被服類三千一百八十九件；傢具類二千八百一十二件；至於我國的古物書畫，僅在北平一地，敵寇用火車運往關外的，就裝滿了三四列車，其他像糧食，蔬菜，家畜等等的搶劫，自然更不勝細舉了。

因為敵寇在侵佔區的搶劫，是一種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暴行，我們所受的損失，當然也非常重大，在金陵大學教授史邁士博士



廣著的「南京區域的戰爭損失」一書裏，他把南京區域的損失，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都市，包括整個南京市；一部分是鄉村，包括江甯，句容，溧水，江浦，和六合縣的一半，從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三月，都市方面的損失為：

不動產或房屋本身：

一萬萬〇三百萬元

動產：

一萬萬四千三百萬元

貨物

一萬萬一千四百萬元

家庭用具

二千九百萬元

據史邁士說，這些損失，只有百分之二由於正式作戰，百分之二十四由於縱火，百分之六十四由於搶劫，上列四項中，第一項損失與搶劫無關，以後三項計，則南京市在這幾月內遭破壞搶劫去的，共為一萬萬八千三百〇四萬元。

國鄉農村方面的損失，則為：

房屋：共值二千四百萬元

平均每萬一二九元

牲畜：六百七十萬元

三六元

農具：又五百二十四萬元

二八元

穀穀：四百二十萬元

二二元

農作物：七十八萬五千元

四元

這些損失，共值四千一百萬元，平均每一家庭，損失二二〇元，雖不全由於敵寇的搶劫，至少牲畜和穀穀兩項損失，都與搶劫有關。

在上海，據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士評論報發表的蘇州河北岸損失統計，則如下表：

工廠機件設備及財產	三萬萬五千萬元
工廠以外的財產	二萬萬元
鋼鐵等存貨	一千三百四十萬元



虹口楊樹浦區貨棧內被劫或被燬之貨物五千萬元  
完好房屋內被燬或被搶之傢具，生財，商品等五千萬元

上列五項的損失，共為六萬六千三百四十萬元，都由於敵寇故意破壞和有計劃的搶劫，如果拿二分之一的損失歸於破壞行為，則因搶劫所受的損失，尚有三萬萬餘元。

在北方，有些做救濟工作的外籍人士，曾經調查過河北省十五個經過戰事的農村，其物質的損失如下：

十五村損失合計		每村平均	每家平均
(一) 被日軍做去的快槍和馬料	二九六三元	一九一〇元	一五、六二元
(二) 被劫的現金	三三〇元	一七、三三元	一、三六元
(三) 被劫的被服	一五九四元	一〇七、九三元	八、四二元
(四) 被劫的家畜	一八〇元	一三、〇〇元	一、五〇元

(五) 被劫的牲口	一四六三元	九七、四七元	七、六七元
(六) 被焚或破壞的器具	五五〇元	三六、六七元	二、八七元
(七) 被焚或破壞的房屋	一〇三〇元	六八、六七元	五、五元
(八) 被食去或被劫的糧食	三〇五二元	二〇、六七元	一、五九六元
(九) 田地上作物的損害	六六一〇元	四〇、七三元	三、七三元
(十) 棉花跌價的損失	三六六〇元	二四、〇〇元	一、九、三元
(十一) 其他損失	一四二五元	九五、〇三元	七、四六元
損失總計	二八三三九元	一五八二、六〇元	一二〇、五五元

上表所列，至少一，二，三，四，五，八，各項的損失，是由於敵寇的搶劫，在這六項內，十五村共計損失一〇二一四二元，每村平均損失六八〇九，四七元，每家平均損失五三，二〇元。

在山西方面，鄉甯縣淪陷後，被敵寇盤據月餘，其損失如下



全縣房屋被焚

十五萬九千餘元

糧食被劫二萬八千四百石

五十六萬八千元

家畜家禽

三十八萬九千元

財物

二百五十九萬一千餘元

共計

三百七十餘萬元

鄉間不過是山西的一個小縣，短時間內的損失，竟如此鉅大，其他久經敵寇蹂躪之縣，更可想而知。上表除第一項外，其餘都起因於敵寇的搶劫。

武漢陷落後，敵寇大肆搶劫，截至二十八年二月底止，我方

損失如下：

商民貨物

二千五百萬元

民衆財物

五百萬元

現金

五百萬元

合計

三千五百萬元

以上所引的材料，自然不夠查括我國因敵寇搶劫所受的損失，並且有的還是間接的材料，不過我們要注意一點，就是敵寇的搶劫，是異常普遍的。我們根據上面的統計，舉一反三，把淪陷區的都市和農村的總數，乘以上述某一區域的農村和某一都市的損失數字，便可以大概得出一個總的損失數字了。

### 敵偽的苛捐雜稅

我們因敵寇搶劫所受的損失，雖然如此重大，但在敵人，還是得不償失。我國三年半以來的抗戰，除了敵國人民因戰事所受的損失，無從統計外，僅就軍費一項，敵寇就用了二百二十三萬萬三千五百萬日元，其他像日元貶值，通貨膨脹，農村破產，勞力缺乏等等的影響，在在都動搖了敵寇經濟的基礎，使牠逐漸走上



崩潰的途徑，在另一方面，敵寇也知道牠的搶劫無補於牠的侵襲，徒然引起世界各國一致的譴責，和增加我們同胞抗戰的決心，所以，遠在一年多以前，牠就改變辦法，帶上了「懷柔」的面具，牠勾結偽組織，普遍地推行着煙賭娼三毒政策，名之爲「繁榮市面」，向我同胞有時略施小惠，就高唱「中日親善」，而在實際上，牠卻訂了種種苛捐雜稅，更進一步作有計劃和長時間的榨取，而苛征所得，牠拿一部分充爲組織的經費，實行「以秦制華」的毒計；一部分就收歸自有，補助對我的戰費。

因爲時間和戰地情況報告的不夠，我們所能搜集的這方面的材料，祇是極少地方的情形，事實上敵偽捐稅之多，也不勝枚舉，不過就從下面所舉的苛捐雜稅裏面，大家也不難看出敵偽的任意壓榨，和敵後同胞生活的痛苦了。

(一) 田賦：江蘇金壇偽組織徵收田賦每畝八角九分，另加

手續費百分之六十；高淳偽自治會征收畝捐每畝二角，又征田賦每畝七角；浙江繁昌偽組織在二十九年上期征田賦每畝一元二角；海甯每畝田賦四斗五升，每担折價十四元；安徽當塗偽組織除規定田賦外，又有田賦附加稅每畝四角四分；其他各地賦額不等。

(二) 鹽稅：天津一地，在廿八年十二月份，共收鹽稅一百五十八萬〇九百九十七元，該年全年總收入爲一千八百〇四萬九千九百八十五元；武漢偽鹽政局，規定大販商三十六家，零販商三百家，無照不准銷售，并在九江岳州各設鹽政分局，稅收也頗可觀。

(三) 統稅：南京偽組織設有蘇浙皖稅務總局，各區設稅務分局，徵收統稅，稅率照貨值抽百分之七·五，貨物名未詳；武漢偽組織設有統稅總局，在武漢，團風，襄旬，武穴，黃石



滄，及金口等地方設徵收專處，每月實收達八十餘萬元；廣州偽市政府已舉辦統稅，稅查未詳。

(四)地價稅：開征的有皖南淪陷區各縣及廣東東莞等地，茲將杭州偽市府徵收地價稅辦法，照錄如下：

甲、徵收機關：偽市府設地價徵收處，專負徵收之責。

乙、稅率：照原額徵收十分之四。

丙、徵收日期：分上下兩期徵收，上期自五月一日開徵，下期自十一月一日開徵。

丁、獎勵辦法：凡業戶自開徵之日起十五日內，自動完納者，照所定稅額給以百分之四獎金，在上期徵收期內遲完下期者，給以百分之五之獎金，凡業戶自每期開徵日起，經過三個月遲未完納者，第四個月起照應徵稅額加百分之五罰金，第六個月起加百分之十罰金，特得拘捕押繳。

戊、煙土稅：最高不得超過應徵稅百分之八。

(五)煙土稅：大規模用鴉片來發達我們的同胞，是嚴重毒性的陰謀之一，偽組織的經費，大部分就靠着煙土和其他烈性毒品的稅收，關於鴉片所徵的稅，種類很多，現在列舉在下面：

甲、種煙稅：河北省各地每畝納十二元，山西各縣每畝納三元至十餘元，綏遠省包，薩，托，等縣竟納至每畝七十元，五十元，三十元不等。

乙、煙土稅：普通每箱煙土收稅三元。

丙、執照費：土膏店和烟館在繳納保證金之後，要納費請領營業執照，以漢口市的烟館而論，開業執照費竟至二千元之巨，此外私人吸食鴉片，須領烟民執照，每張一元五角至數十元不等。



丁、備賑捐：南京僑組織對於土產店，分爲三等，照季納捐。第一等四千二百元，第二等二千八百四十元，第三等一千四百二十元，重於烟節，所納的捐，則按烟燈支數計算，九至燈月納一百五十元，六至燈月納百元，三至燈月納五十元。

統計敵僑每年從鴉片所得的稅收，共達數千萬元之巨。

(六)賭捐：上海康家橋曹家渡一帶設有賭台二十五家，每家每月向敵軍司令部繳納保護費一百五十元；廣東淪陷區每月賭捐的收入，達二萬元。

(七)花捐：烟賭場在敵區原是三禁一體，凡是有烟有賭的地方，也一定有娼，所以雖然敵僑徵收花捐的情況，我們沒有詳細的報告，以淪陷區妓業的興盛，想必數目也不在小。

(八)屠宰稅：武漢兩地的屠宰稅，每月實收三萬元；廣東淪陷區各地每月共收三千元。山西僑組織規定賭博口稅四角，

縣附加二角，準每隻三角，雞附加一角五分，屠宰牛，馬，騾，駱駝，每頭徵二元，縣附加一元，隨每頭徵一元，縣附加五角。

(九)鹽稅：由僑僑組織徵收鹽稅，以鹽，馬，騾，牛，騾，駱，豬，羊爲限，按買價每元徵一分。

(十)貨物過境稅：廣東深圳僑組織規定任何貨物，包括廢品在內，凡出南頭或沙頭角者，均按貨價抽百分之五十；廈門僑市府對出境的棉紗，每包徵稅四十元，肥料每包三十元，大豆每包十元，麵粉每包五元，豬肉每斤一元，而對進口各貨，則按貨價抽千分之五；皖南淪陷各縣徵收，爲往來各貨，均按市價抽收百分之五；廣東東莞僑組織抽收貨物通過稅，每月達二千七百元。

(十一)百貨登記捐：湖北淪陷江僑組織發行百貨登記，按價



價抽百分之十五的捐稅，每月收入一萬餘元。

(十二) 營業稅：廣東淪陷各縣徵收，每月徵收營業稅萬餘元；湖北淪江偽組織規定營業稅分甲乙丙三等，每月收入二千二百餘元。

(十三) 營業所得稅：武漢偽組織規定按營業所得，抽千分之二·五。

(十四) 營業保證金：潮州汕頭徵收，規定各商號按營業資本，繳納營業保證金。

(十五) 印花烟酒捐：浙江偽省政府設浙江省印花烟酒稅徵收處，稅章未詳；廣東偽組織烟酒捐，每月收入一萬五千元。

(十六) 烟酒牌照稅：浙西等地徵收之。

(十七) 斗牙捐：山西皖南等地徵收之。

(十八) 賭捐：浙江偽省對於杭州設江新省賭專稅處，

於上海徵收處，每月收稅六千元。皖南淪陷各地均有此種捐稅。

(十九) 船舶捐：浙江偽組織規定凡杭嘉湖三屬通行之民船及遊艇，均需繳納船舶捐。

(二十) 教育捐：銅陵縣偽組織強迫每保每月攤派二十四元為僑小學經費。

(二十一) 自治捐：銅陵縣偽組織強迫每保每月三十七元，為僑自治會經費。

(二十二) 防共自衛捐：皖南當塗縣徵收，對該地營業，牲畜，屠宰，牙貼，牌照等稅，加徵三成，充防共自衛捐，以後又隨田賦，加徵每畝防共自衛捐三角六分。

(二十三) 衛生捐：浙皖山西等地徵收之。

(二十四) 防空捐：向富戶勒索。



(二十五) 慰勞捐：向富戶勸募

(二十六) 修築道路捐：河南柏香敵偽，迫令每保繳捐十五元，修築道路。

(二十七) 青年團捐：河南柏香敵偽，在該鎮設立青年團，迫令每保按月繳捐十五元。

(二十八) 汽車捐：皖南等地敵偽徵收之。

(二十九) 人力車捐：皖南廣東等地敵偽徵收之。

(三十) 大車捐：(綏遠等地)。

(三十一) 泥捐：(廣東等地)。

(三十二) 橫水渡捐：(廣東等地)。

(三十三) 警捐：(廣東石龍)。

(三十四) 娛樂捐：(皖南廣東等地)。

(三十五) 菸席捐：(真湖北等地)。

(三十六) 廟宇捐：(廣東東莞)。

(三十七) 良民證捐：湖北潛江敵偽製發良民證，每張收費三角，外派書收費六角；浙江海甯敵偽製發良民證，每張收費二角；廣東東莞敵偽每月收良民證捐三百元。

(三十八) 門牌捐：每戶五角。

(三十九) 人口稅：綏遠山西等地敵偽徵收之，每人年納一元。

(四十) 鹽燈捐：(山西太原等地)。

(四十一) 戶籍捐：依貧富，每月二元至五角不等(雁北)。

(四十二) 門捐：每門每年納捐一元一角(雁北)。

(四十三) 髮捐：剪髮女子每月納捐五角(雁北)。

(四十四) 灰渣捐：(太原)。

(四十五) 廁所捐：(太原)。



(四十六) 狗捐：每狗月納一角(雁北)

(四十七) 賣菜捐：賣菜一斤納稅三分(平遙)

(四十八) 麵捐：(浙西等地)

(四十九) 旅社捐：(皖南等地)

(五十) 井捐：在晉北淪陷區，每口井每年納稅廿四元。

(五十一) 空屋捐：浙西敵偽舉辦空屋登記，實行空屋放租

，規定甲、空屋登記費：每戶五角；乙、承用空屋申請費：每

張申請書收費二元；丙、租金：估定租額按月交納，并須於入

庫時，預付租金一月。

(五十二) 房租：浙西敵偽徵收房租，規定店房每月按租金

徵收百分之十五，住房百分之十，由主客以七三比例分租。

(五十三) 茶碗捐：浙西敵偽對茶館徵收茶碗捐，共分五級

，甲級每月四元，乙級三元，丙級二元，丁級一元，戊級五角

上述各種捐稅中，有些是幾地共有的，例如自衛捐，有些是各地共有的，例如良民證捐，不過名目有時不同，徵額也不一致而已，武漢淪陷後，敵特務部發行「安居證」，凡年齡在八歲以上的男女，在領「安居證」之前，都先要去領戶口表，領等於買，定價多少，全看領的人身分和職業而定。

在南京近郊，敵寇敲詐平民，巧立名目，對耕牛家禽都徵收「保護稅」，并仿照過去蓋金制度，設陸路偽卡三，水路偽卡八，農作物通過每一偽卡，每百斤至少勒索一元的通過費。

江蘇常州的敵人，時常清查戶口，居民出城時，要填申請書，繳費一元領取「旅行證」，并且還要打防疫(免孕)針，商品的出入，也要「搬入」或「搬出」證，總計常州敵寇每天收入此項經費二三千元，無錫每天收入七八千元，在常州和浙江餘杭，



還有所謂「交易捐」(即營業所得稅)，規定每元抽徵三角，每  
年由敵偽憲警挨戶清查賬目，常州還有「營業許可證」，每張納  
費一元，「營業執照」按門面計徵，每間納費二元，樓房加半，  
另外還有「自衛捐」「保護捐」，「慰勞皇軍捐」，所謂「慰勞  
皇軍捐」，就是被漢奸指定出婦女慰勞皇軍的人家，如果不願出  
人，可以五元或十元代替一個女人。

在包頭，敵偽登記住戶雞犬，發給「雞犬飼養證」，每雞月  
納捐稅二角，每犬月納三角，綏東規定馬每頭按月上稅一元五角  
，驢每月一元，牛每月八角，騾每月五角，并有「人頭稅」每月  
兩元。

至於淪陷已歷九年的東北四省，捐稅的繁多，更是全世界第  
一，土地方面，每畝每年要繳不動產所得捐兩元；村會會費二元  
至三元，這是為了應付日寇向村莊徵糧食，車馬，夫役等用的

；偽清丈局用小尺來量已有的田地，強迫農民用價買回其餘的土  
地，上田每畝八十元，中田六十元，下田四十元，沙田二十元；  
山田十元，否則充公；土地契稅，土地登記，遺產登記，變更登  
記等，都要值百抽二；民國契紙換偽滿契紙每張一元，立寫契文  
須買偽滿官契，每張一元。房產方面，瓦房一間每月抽房捐六角  
，草房四角，泥土平房三角，不單戶籍有捐，就是報告生產，死  
亡，結婚等，都要抽捐；不特車船有捐，就是由一村到另一村，  
也要抽通行捐，此外，家裏養狗須向偽政府買一個牌子，寫上狗  
主人的名字，挂在狗頭上，每年掉換一次；家裏養雞鴨的，要每  
五隻編成一籠，每年納稅七角，餵一隻猪要每年納捐四元，羊二  
元，牛六元。我東北同胞掙扎在飢餓線上，都切盼我中央早日收  
復失地，其中因無力繳納敵偽捐稅而傾家亡身的例子，正不知道  
有多少哩！



### 敵偽的巧取豪奪

敵寇雖然利用搶劫，苛捐雜稅和毒化煙賭政策，對我戰區同胞種種壓迫，却仍不能吸乾他們的膏血，於是又採取種種巧取豪奪的手段，直接間接來完成使他們「早點窮，早點死」的目的，敵寇所用的手段，名目繁多，式樣新奇，實質上却都是憑暴力奪取，所謂「巧取」，也不過是一種變相的豪奪，茲把敵寇通常所用的巧取豪奪的手段分述於后：

(一)武裝移民：在東北四省，我們同胞胼手胝足所開墾的荒地，比較有點經濟價值的，都由敵偽一紙命令強迫收買，讓給敵國移來的浪人去耕種，計截至二十七年十月一日止，在東北全人口三千八百三十萬一千五百〇三人當中，敵國的移民就有四十九萬八千二百九十四人，佔百分之二·三，在這兩年裏，敵國當然對其驅逐移民在農墾工作，去年年底，我們知道敵國為了減輕

內的糧荒，就派了已受軍訓的青年二萬人，到東北去墾殖；在我國北部幾省，七七事變前敵偽不過四萬三千五百餘人，迄二十九年一月一日止，總額已達二十二萬八千八百餘人，據調查，敵人已計劃擴大北部幾省城市的容量，安置移民，敵偽預備至明年止，在北平築成官舍及大公司商店五千棟，天津現有人口一百二十萬，擬在兩年後使成爲二百五十萬人口的都市，濟南現有人口四十餘萬，擬在二十年後使其容納七十萬人，此外太原石家莊等地，敵人也定了將來擴大移民的辦法；在我國中部幾省，敵人的武裝移民，可以說也正在進行，上海浦東一帶，敵寇曾強迫我農民讓田地給日本移民，此外據我們所知，去年敵寇相因國內糧食恐慌，就計劃派農事技師五百名，配合農民三千名，移殖我國產米區域；再在廣東海南島，現在也有了大批台灣的漁民。

(二)強佔產業：敵寇在侵佔區內，對於華人經營的工廠商店



，任意強佔。普通不外用下列三種方式：甲、合夥經營——在名義上担任資本，實際上坐分利潤，你拒絕既不成，開門更不行；乙、按期勒索營業利潤——每月或每年報效若干，數目由敵偽指定；丙、直接強佔，在這三種手段裏面，尤以敵寇假借「代管」或「軍管理」的名義，採用直接強佔的時候多，關於第一種手段，敵將非區煤礦資本定為六百萬元，強迫與他合辦，以及段琪瑞所辦的正豐煤礦，敵強迫加入股本二百萬元，置置於他的「開發會社」之下，都是很好的例子，牠的第二種強佔產業的手段，是一種變形的「營業所得稅」，根本就沒有一定的數目；至於直接強佔的工廠，數目既多，範圍又極廣泛，例子更舉不勝舉了，敵寇強佔產業，有時也不假借任何名義，而一味蠻幹，例如上海浦東陸家渡劉鴻生所辦的榮昌火柴廠，就由日軍十餘人所強制接受，又如漢口中山路一家理髮店，一個日本浪人指老板是游擊隊，叫敵軍兵拖去槍斃，還對夥友們說：「各理舊業，不得懈怠，供給軍

宿，沒有工錢，反抗者拖出去槍決！」

(三)向偽組織及人民勒索：在東北四省，敵寇經常令偽滿每年分抽牠的「國防金」，在其他各地，也隨時向偽組織任意勒索，河南詹店敵寇於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召集保甲長開會，強索三千元，以供軍用；三月二日沁陽敵會小田召集保甲開會，規定每畝地強徵六元，并強迫每保捐洋百元；河南開封敵寇於同年二月間利用漢奸調查富戶及大商，勒借款項，不借的就遭毒打或槍斃；閏月天津敵寇因久未發餉，以封鎖英法租界為要挾，派人向租界內大商店接洽，要求報效軍費三十萬元；北平敵寇於五月二十五日假盤點糧食罪名，將全市糧商六十餘家的店東店夥捕去，并將所有糧食悉數扣留，後經漢奸疏通，纔允罰款二百萬元，以為釋放條件，至於各地寇軍向商會勒索的事，更有屢見不鮮。

(四)強迫兌換法幣：敵寇在各地強迫我同胞用法幣兌換敵偽



鈔票，一方面是想破壞法幣在淪陷區的信用，一方面是想藉此實行經濟榨取，因為敵寇有了法幣，不但在國內各地可以通用，而且還可以採購外匯，敵寇現在破壞我們的金融，不外採取兩種方法；一種是用高價收買我們的硬幣，例如山東敵僑用偽幣十元收買銀元一元；偽鈔二元收大銅元一元，偽鈔三元收小銅元一元等；一種是用種種偽法令，任意強迫壓低法幣的價格，這在廣州敵僑所訂的辦法尤其毒辣，廣州敵僑在二十八年二月裏，曾頒布一個條例，規定由廣州匯款出口，最高額不得超過敵軍用票五十元，而匯出時，須先以法幣或毫幣買軍用票，每元軍用票值法幣二元或毫幣三元，并須往敵指定的銀行兌換敵幣，計敵幣一元，又值軍用票二元，這樣，雖然敵幣時價并不比法幣高，經過兌換的結果，一敵幣就相當了四法幣或六毫幣，至於匯入方面，則規定法幣每元值毫幣二元五角，再折合敵軍用票，強令使用，結果收效

人僅能得原額三分之一，在淪陷區其他各地，則都另有規定兌換法幣的辦法，敵僑的一貫企圖是在用贖用威嚇的手段，想搜刮盡我們在淪陷區的法幣，可是我們敵後同胞都知道愛國，都知道敵僑偽濫發鈔票，毫無現金準備，不啻一堆廢紙，所以直到現在，我們的法幣在淪陷區還是流通，為一般同胞所信任。

(五)強制儲蓄：敵寇對我淪陷區的同胞，還有一種最厲害的榨取方法，就是不准人民私存金銀，強迫存在偽銀行或所謂「金融合作社」裏面，存入以後，便不能自由領取或支配，名為儲蓄，實是沒收，這種毒辣的手段，在華北各地，現在大概已經實行，因為還在二十八年十月間，所謂「日華經濟協會」的副會長平生介三郎從日本到北平，就攜有「華北人民儲蓄運動的強制執行計劃」，以東北四省說，敵寇早已普遍成立了所謂「金融合作社」，來吸收人民的現金，吸收的方法，是以武力強逼不准人民家



擁有十元以上之現金，多餘的現金都須交存「金融合作社」，如果要用一筆款子，就必須到「金融合作社」報告，假如領到款了，用去之後，還得把種種單據交去核驗，稍有一點出入，就有變罰的危險，在東北私藏現金是違法的行爲，敵偽常常派人往各家搜檢，如果查出現金，往往還有性命之虞，據說有一東北某縣偽縣長，因為衣服破舊，縫了一件新衣，立刻就引起敵寇的注意，派人盤問他這衣服的來源，這位偽縣長因事前沒有報備，只得撒謊是從前舊衣，可是不久敵寇終於調查到縫衣的裁縫和賣布的布店，於是藉口搜查他的家，又搜出一百餘元的現金，可憐這個偽縣長，竟以「通匪」的罪名，遭到殺身之禍。

(六)劫持關稅：我國稅收向以關稅三稅爲大宗，現在那被敵偽所劫持，單以關稅而論，自九一八事變到二十七年年底止，東北各關關稅損失共二萬萬二千元，北部各關一萬萬元，長江下

游各關二萬萬元，中部南部各關五千萬，總共損失五萬萬七千萬，另據統計，自抗戰發生以來，我國關稅被敵截存於敵正金銀行者，至二十八年年底止，共達四萬萬元。敵寇爲傾銷仇貨，獨佔我國市場計，又命令偽組織公佈了所謂「新稅則」，取消二五附加稅，而代以五成的救濟附加稅，對主要進口仇貨則減少稅率，例如進口人造絲減少稅率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正頭減少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五，海產減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磁器及洋灰減半等等，而對倭寇需要之出口貨如棉絲礦產等完全免稅。

(七)統制生產產品：敵在我各淪陷區，攫取我國物資，多假手敵偽所組的公同，統制收買，例如棉花有所謂「北支棉花公司」，蠶絲有「華中蠶絲公司」，水產有「華中水產公司」，小麥有「華北小麥協會」，其他像我國特產桐油、茶葉、鹽、麻、豬鬃、羊毛、雞蛋等等，也無不有敵偽搜購的機關，對於糧食，敵偽



的限制尤其嚴格，他不但強迫收買，而且對於人民的食用，還有規定的限制，在東北四省，農家秋收不拘多少，都得交贖官方統制，估計有幾口人，再按月支領，多餘下來的就強迫作成官價，存在他們手裏，而要支取存款，也得經過申請，調查，批准等等手續，人民領取的糧食，都是粗糲的雜糧，雖然有好多田地改種了稻麥，大米白麵是敵寇的御用品，平民根本就沒有吃的資格，在烏盟淪陷區，城鄉貨物糧食，均被日寇統制，禁止百姓購糧和電料等項，并按口售糧，不准人民存糧，凡在距城十里以內者，每戶按人口計算，只准買一日糧，二十里以內者，准買三日糧，並且日寇以最低價買入，再以最高價按每日所需數目賣去。

(八)壟斷企業：敵寇「華北開發公司」和「華中振興公司」專管煤礦，分設許多子公司，舉凡佔領區內鐵道、公路、輪船、礦產、電訊、自來水、鹽業、洋灰、製糖、造紙等工業，皆

大量投資，着手統制。各種土產如木、竹、柴、炭、煤、油、火柴、以及其他日用品，也都用官商合辦的會社公司等名義，強行收買，實行壟斷。

(九)發行航空獎券：敵陸軍中將風見及淺田，海軍中將上泉及益屋等，發起由敵偽政府發行航空獎券，權取佔領區域人民脂膏，定名為「中華護國航空獎券」，發行三萬萬張，每張一元，獎金則分七等，計頭等十張，每張五萬元，二等五十張，每張一萬元，三等一百張，每張五千元，其他給小獎，除獎金外，盡撥入侵華之用。

(十)綁架勒贖：敵寇用土匪綁架的方法，因為關係他在國際上的名譽，普通都是由敵寇的特務機關和憲兵隊，指揮他平日蒙養的一般浪人漢奸，秘密在進行，綁架所得，則小部分歸經手的匪徒，大部分由敵寇拿去充侵華的費用，在范士白所著的「我怎樣



做了日本的間諜」一書裏，這種暴行的內幕，已經完全揭穿，他在東北親眼看見和經手的綁架，有富豪王堯卿為贖回他的兒子付款二十五萬元，其後王堯卿自己又被綁兩次，一次付款四十萬元，一次付款十萬元；百貨商店主人莫惠堂被綁兩次，每次贖款十萬元；商人張清和被綁三次，第一次付款二十萬元，第二次又二十萬元，第三次十萬元；商人陸泰贖回他兒子付款十萬元，贖回他自己又付款五萬元，范君在書裏說：「許多中國大富豪和前任高官顯官的財產都被沒收，他們都被迫進廟裏去做和尚」，又說：「憲兵隊所僱用的土匪，幾乎沒有一天不捉住幾個有錢的中國人或猶太人，恐怖瀰漫於滿洲全境，各種警察機關都各有一羣綁人勒贖的土匪」，在哈爾濱，衛昌源的經理王荆山在二十八年七月裏，被敵特務部綁架，勒索「慰勞金」五萬元，又益發合店主孫人秀，被勒索十萬元，其他像上海天津等地，敵寇利用偽組織的

漢奸爪牙，綁架的事也時常發生。

### 我們同胞應有的認識和努力

由以上所舉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敵寇的陰謀，不但要根本在經濟上滅亡我們的國家，而且要榨乾我們的血汗，剝奪每一個同胞的生活。從敵寇的搶劫到牠成立偽組織實行種種計劃的榨取，在對我們的手段上，既然是一步步的加緊，同時在敵人方面，又是疲弱和困難不斷增加，作最後掙扎的表現，我們可以說，隨着牠軍事的失利和經濟的枯竭，敵寇將來也只有更加毒辣地榨取我們，以求拖長牠崩潰的日期。

我們政府和在後方的同胞，對於你們生活在敵人蹂躪下的淪陷區同胞，時刻都在關懷着你們的命運，我們上下一心，堅強抗戰，也就是求我們大家未來的自由和解放，經過這三年半以來的抗



戰，我們國內各方面既有飛躍的進步，因住了進攻的敵人；國際上給我們的援助，也一天天增加，最近美國向我貸款一萬萬金元，充實我國外匯基金，和增加對我軍火的輸出，英國向我貸款五百萬鎊，作購買戰時物資之用；蘇聯也還是照常賣給我們飛機和軍火，現在英美蘇聯都在重慶駐有重要武官，經常擔任戰時的聯絡，英美並且撤退遠東僑民，拿軍艦增防太平洋，以應付敵人的恐嚇，和防止牠的南進；反觀敵人，牠對我們既不能攻又不能和，製造偽組織也沒人理睬，牠國內經濟既然無從維持，外交上尤其孤立苦悶，牠的盟友德國攻英國不下，顯然被拖入了一個長期的戰爭，義大利侵略希臘，非但毫無所獲，而且節節敗退，失了牠在非流大部分的土地，他們又何能對敵軍幫忙呢？同胞們！由於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確處在極有利的地位，的確有打勝敵人的把握，同時爲了保持這種有利的環境，加速敵人的失

敗和崩潰，我們每一個同胞，要更加努力，盡到自己的責任。

我們知道除了少數漢奸甘心受敵利用之外，敵後同胞都是熱愛祖國，深明大義，不過身在敵偽槍刺之下，無可奈何，或者受敵偽欺騙的宣傳，不很知道敵偽手段的毒辣，但是我們看到這本冊子之後，就應該知道敵偽的所謂「懷柔」，不過是編造成比較安定的後方，以達到從容採取的目的；牠們所謂「繁榮市面」，不過用鴉片賭博，設成陷阱，好榨取我們的金銀和破壞我們的健康，我們一切的一切，都是企圖使你世世代代做順民和牛馬，牠們所以還沒有把你們看成像朝鮮，台灣，以及我們東北同胞，一樣以亡國奴待遇你們，也不過因爲我們堅強抗戰，怕你們反抗和利用你們的脂膏，來充牠的戰費罷了。

同胞們！我們不能做敵偽的順民，受敵偽的剝削，更不能供給敵偽物資金錢，轉來打我們自己的同胞，我們爲國家，爲自己



，上對祖宗，下對子孫，都不應該再忍受下去，我們應該實行國民公約，不替敵僞做工，不用敵人和漢奸銀行的鈔票，不買敵人的貨物，不賣糧食和一切物品給敵人，罷租罷稅、罷工罷市、身體力行，並且勸導同胞，共同抵抗敵僞的劫奪，這樣，你們對國家和同胞的貢獻一定很大，我們的最後勝利一定會到加速到來，等到勝利實現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們和敵寇總清算的時候了。